

集部

徂徠集卷十六

宋 石介 撰

書

上韓密學經畧使書

經畧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變唐為周非常也梁公立非常之功禄山竊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

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令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夷狄而慢中國以螻蟻而亢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閤下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興師以來閤下獨當上注意曾未期歲由中諫升為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於閤下也得不留意焉令用兵之處誠已得人然建大廈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為梁公猶取張柬之桓彦範五人為之助為晉公亦以韓吏部馬揔柳公綽諸君子為之佐然後功立成也前竊

見閣下言貝州人闕三郎者深州人李七郎者彼徒以武力可伍閣下尚且不遺之況於天下之士哉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甚天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資才仁義忠勇計策謀畧可膺大任國家無事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霞今邊寇內侮牽朝廷露師轉粟之勞煩吾君宵衣旰食之慮復等豈得申申燕居飽食高枕也閣下經畧陝西苟得四人實可助成閣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與董秀才書

董君足下四月中辱書其辭何高而其禮何降也介今之不肖人也足下待之且如此有張晦之者足下以為如何人也介視晦之數百里有孫漢公者足下以為如何人也介視漢公數千里有柳河東者足下以為如何人也介視河東數萬里有韓吏部者足下以為如何人也介視吏部又數萬里介如此其不肖足下拳拳焉勤勤焉猶將以為不可得而見者設若晦之漢公在足下

當如何待之也晦之漢公猶足得設若河東吏部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足下好賢服道之心誠篤世有如介者且為拳拳焉勤勤焉慕之如不及今有如河東者如吏部者未信足下果能待之如河東吏部乎富春明復先生潛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三十年矣其心盡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用而毫髮無有遺憾其道高於天下而窮於身其文出於千古而否於當時其行齊乎古人而輕於衆俗年四十有四而兩鬢盡白今

既走泗上又走京師竆負其王母曁先君先夫人之骨將藏於泰山徂徠之間而貧無以具棺槨先生朝夕仰天而哭先生則河東吏部也足下果能以河東吏部待先生而足下豐於財又富於義宜卒成先生之葬然知足下好賢服道心實篤足下願交於介而思聞於道以是觀足下矣不宣介再拜

與張秀才書

魯人石介十月二十六日復書張君秀才足下始遺擕

文兩編中遺長書千餘言今復示新文二十篇足下之待吾不亦勤且至乎中心非石能不感激然觀足下待吾之勤且至始終遺吾文凡五六萬言必非與吾求勝也亦將以吾能有益於足下者為之揚搉也吾豈敢默焉無發吾觀足下之文五六萬言如觀於天吾見萬象森布羅列於上吾不見日行之有道焉月行之有次焉星行之有躔焉其水汗漫中夏其泛也其廣也其出必有源焉其歸必有海焉出不於其源歸不於其海則為中

國之患焉豈得所以為水之道哉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由是道則為中國之正人矣離是道不夷則狄矣不佛則老矣不莊則韓矣足下為文始宗於聖人終要於聖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於海盡為文之道矣不宣介白

與士熙道書

介頓首熙道仁兄祕校四月十二日明復至十八日石曼卿學士來始得凡書兩讀之凡數復熙道之心知我

厚愛我至闡我有疾施其針與灸而攻醫之饋其藥而救利之不苦口不瞑眩疾不愈凡之言深切而直中吾病病雖膏肓亦可及焉況吾病未至膏肓凡之藥苦吾心腹瞑眩吾疾有不瘳乎吾病今愈矣熙道寬焉吁天以剛正直烈授於我而不納吾於中蓋所得偏爾夫剛正直烈之氣偏而不中其弊如何吁天不能全與我使我罹不協於中之咎於今之世矣幾禍我哉天不能全與我熙道以中範我剛正直烈之氣得中道衛之我其

全乎天不能全我也而熙道全我吾受剛正直烈於天受中於熙道剛正直烈得中然後謂之道不得中無所成人我令而後知自幾於道近於成人矣熙道於我不啻於天也我德熙道其如何也劉公亦嘗教我明復又激切戒我我非石之無心土之無情能不為感發而少寤焉吾今非特少寤也葢知前日所為之非已刮去無纖髮存者也嗚呼吾道之難行也如此將為奈何嘗以為位者行道之器也得其非能行道之位不行矣如何

之位可能行乎道介自顧形質短陋恐終不得所以行道之位不得其位肯將已乎不得行之於上當存之於下不得施之於天下當畜之於一身不得利於當世當垂之後人則當退去泰山矣泰山吾居也且周公孔子之道雖大壞魯周公孔子之道常不絶况今天下大治聖人之道大行魯大為可居矣吾且審度之終不得進則與明復偕往矣區區之心盡此而已京東河朔異屬我守官東南即在此或有幸會恐二年間未得相見也

盛暑為道自重不宣介再拜

與裴貟外書

裴君貟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貺長書目駭心悚流汗竟趾非所當非所當夫大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兎騕褭逸駇也不騁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餒甚者人饋之以太牢雖食之不知其旨而知食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不

知其醇而知嗜其旨也固亦心腹飽飫而靈府浹洽也
噫文之弊巳久自柳河東王黄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
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
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哇之聲百萬變徒嘵嘵陷
人心喿喿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
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汎彌多天下紛紛其誰
與歸輕薄之流得以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徧满九州
而世不禁也妖恠詭誕之説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

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唯詰屈一徑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為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徑道大闢而無荒穢人由之直之於聖不有徑曲小道如依大塗而行憧憧往來舟車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汶上時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為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為懼也然則吾願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來

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百萬里而避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與范思遠書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鼋鼍蛟螭横焉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焉不斬其鼋鼍戮其蛟螭江中不可涉也已不殛其虎豹殄其豺狼山中不可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為榛塞者其害何啻鼋鼍蛟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

無阻礙必也先闢去其榛塞者距退楊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思遠亦嘗思之乎介嘗謂他日有功如此者必在思遠與士建中熙道耳故去年冬曾以書曁熙道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實者但思遠未嘗深與之語自是迨於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深以介爲然介雖甚無識嘗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於大君子乎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之道非熙道恐無可與同闢

去椿塞者未知終以為如何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鮮于同年來出書兩函詩二首且具道盛意介不肖人也何以當二賢公之竒遇哉嘗念今之州郡聖於古人列國遠矣孔子聖人也以聖人而歴聘於七十國之君與其大夫無一人能知孔子之聖者孟軻荀卿聖人之徒也以聖人之徒游說於當時卒亦不遇而况當孔孟荀卿之時列國各自為政能用一賢人則彊於鄰國伯

於諸侯如孔子用則又豈至是而已哉用聖人之徒利於其國若是而皆忽焉不用今夫政一出於朝廷州郡守天子土地養天子民人執天子教條畏天子法令功賞刑罰大小歸諸天子毫髮不敢有諸已雖其國有如孟子孔子之徒於我何利焉況孔子孟子荀卿之徒曠幾千百年而後有一人生而今之州郡禮布衣下白屋虛懷勞已吐哺握髮孜孜不怠晝夜且古之用一賢人則彊國伯諸侯今得一賢士無分寸利於其國又況萬無

孔子孟荀之徒接引如是之勞禮貌如是之隆推是而言賢於古人列國遠矣如明公者則賢於今之州郡所禮士亦必以其人有可取然後以禮接之雖其人有可取亦必以其人朝趨其門暮候其館念其勞且恭矣然後待之若介者既無可取又未嘗一叩門下而明公走書見招餙館相待汲汲援致若不及者斯知又賢於今之州郡矣一國之君一國大夫以禮遇之者庸陋之介輒當一賢公遇以國士之重以是又知生亂世為聖人

不若為庸人之生治世也不宜介再拜

徐州張刑部書

四月二十七日哀子石介以在喪戚中言不能文謹直書情懇頓首拜於知府刑部閣下介生十年失母氏之愛繼以兩母今皆何恃而所恃者獨父嘗自痛不能報三母劬勞鞠育之恩今父實老而家貧族累重賴禄廪為養生之資未得還所掌於君退休於家猶煩勞於官職之事有子壯且仕於州縣進無才能取大官美禄以

為尊親顯榮退無智力謀豐貲餘粟以供朝夕甘旨使其親老而不得佚既不才也又不孝也今復有重於此者大人景祐三年九月用京東提點刑獄耿承制從政審刑詳議劉殿丞京知齊州李職方遜通判齊州王虞部隲通判明州呂虞部日新舉狀改大理寺丞知單州碭山縣事審官循國朝之制就徙於蜀道之難從來舊矣少年輕健者猶且瘦乏弗克勝豈老君所堪任也為人子既不才又不孝使父老不得休佚復將如是而苦

之若然生子安用乎是畜犬馬之不若也犬馬猶能吠

乘為其子反無所能豈若犬馬哉介讀六經知尊君事

父臣子忠孝之大節不能遠希古人竊自比於犬馬故

去年請於吏部得蜀嘉州一官以免大人之行抵嘉州

僅月毋氏訃至本免大人之行者以介故也今介解來

大人故不得免其行矣重介不才不孝之罪矣然犬馬

之心終不已也遂請於上願俟終制復行以免大人之

行狀上而既不得報且大人年齒衰而蜀道遠又不可

卒行乃別擇佚泰之地而求安樂之徐在東夏為近輔處列藩為天府通江淮之運來吳楚之貨又為會津而況土膏地潤足蒲魚宜稻菱實為樂土介閒閣下以王府之遹臣臺閣之宿望鎮撫綏養為土守長尚清淨躬儉約事不撓民不煩吏得守其司官安其職斯可謂佚泰之地也為人之子得置其親於佚泰之地寢處安矣食味嘉矣嗚呼木依於山魚依於淵山有巖壑之深雲霧之潤木誠得其養矣淵有澤府之奧蒲藻之美魚得

其所矣苟斧斤不以時入山林網罟不以時而入澤木得生乎魚得安乎豈不繫於仁政乎今徐雖為近輔天府會津樂土夫欲求佚泰其親安樂其親豈不繫於閤下乎仁政之廣及於草木魚焉況人之親乎介知寢處安矣食味嘉矣不勝人子慺慺之誠伏惟閤下哀憐之不次介百拜

徂徠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徂徠集卷十七至二十　附録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徂徠集卷十七

宋 石介 撰

書

上范經畧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睽後有蹇蹇後有解人之家窮必乖故睽睽故難生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以解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黄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風

周之管蔡漢之諸吕七國唐之安史諸侯不能累黄帝
疵舜禹痼周瘡漢病唐能治之也聖朝八十年始有賊
昊之患國家無賊為家人今與我始乖故樹孽境上則
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實屬於閤下蹇之繇曰利
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其說謂非
大人不能濟蹇非知者不能止險不當位與當位失貞
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議與五應二居

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蹇以進志扶王室故九五大蹇朋來解之繇亦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為吉也賊昊犯順之明年天子則用閤下經畧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讒害日進乃罷閤下而專任夏暨陳二公又半年賊昊轉暴熾宗廟社稷之靈福於上遂罷二公而復閤下經畧初賊昊猖獗閤下常請守於吳人皆曰不用閤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論益喧然滿都下矣天子乃釋閤下罪益官進職與夏韓

同節制陜西路閤下之謀未盡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間遂罷閤下令復起閤下專一面雖未足以極閤下之才亦聊足以施閤下之智矣噫閤下智施之四海有餘況一隅哉人將見賊昊之首置汴門矣生是時也必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功歸於閤下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揣唐之公卿可任者晉公矣遂陰使賊害之天地神

祇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昊揣境上諸將可任者閤下矣遂以書聞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閤下者頼天子聰明聖神英武閤下獲全晉公刀斫不死乃相憲宗平元濟閤下書聞不入乃復大任其亦卒破元昊乎介又覩兵興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閤下不愛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昊後歸為心此得王臣蹇蹇之節有攸往夙吉之善天以征西之任歸於閤下知閤下實有取元昊之才而復能

盡忠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國家無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國家有事也不能率一旅以効干戈之用如閤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煖食不敢飽士卒皆被甲冑冒鋒鏑入萬死出一生民家皆輪流轉粟饑渴道路介獨夕而臥宴而起恬愉休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心所安乎然自視不肖無毫毛可施用竊為閤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縣梁甚兖州姜潛任城張洞皆負文武之

才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悍若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卒心先諸將立大功若使守一城捍一路必能策敵制勝夫人知其無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將廢矣則思効用以自補立功以自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其功者聚為一隊言必能决死以戰是以漢武帝賢良之詔求跅弛之士奔踶之馬取是道也緼與起宜先收而不宜見棄閣下幸當留意晉公平淮西吏部馬揔柳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閣下幕中固不乏

人矣介以為明堂所賴者惟一木然衆材附之乃立大勲所任者惟一人然羣謀濟之乃成閤下幕中雖不乏人如　闕潛洞三人亦不可不取緼等二人實宜備驅策介自視無毫毛可施用苟得五人者與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兹五人取舍惟閤下命介不任拳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夫銓衡大柄任也其造物大化權也其出禄也大司命

也其萃材也大林藪也其任器也大匠石也夫朝持貨而出者曰金銀曰珠玉曰犀象曰綺縠曰絲枲曰布幣犀象馬牛羊豕犬雉魚鼈之屬蝦蠏之細米鹽之品菹醢之多東暨日際西暨月窟南極丹崖北極朔陲相會而湊於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虛大小無不用也鉅細無不取也貴賤無不納也長短無不收也今夫銓管收天下之才也亦猶市焉頑令飾固陋之姿操尋常之具往立於銓管之下猶鹽絺絲枲游於都市矣豈以其細

而遺之乎亦從其貴賤而取之乎都市待百貨而後盈廣廈待羣材而後成朝廷待衆人而後治必金銀珠玉然後受市常虛矣必杞梓楩柟然後取大廈不立矣必傑士賢俊然後用官常曠矣顧頑材凡質以片文隻字隨羣隊而取一第亦且三十五而無聞焉亦近乎夫子所謂不足畏者策名乃七八年纔成三考無一絲之勞半銖之績施於國及於民夫復何為者固當碌碌隨衆人出處甘退守乎無用之軀猶離所分與衆人爭頭

露腦進説於執政者前計不得已也願借容足地乞半刻景使畢其辭而後就誅戮竊念顧天聖五年登第初命通判軍事推官未行有先兄之憂未滿秩逢先君之喪自江左扶護靈櫬挈提藐諸孤來鄉里涉履艱苦備極凶屯喪制未闋又失母氏天窮如此生意若何而況先人遺其清白家世傳於儒素無洛陽二頃田可耕而取利又屬頻歲荒歉百物翔貴行服通四五年聚族幾五十口騃稚圍繞衣食煎熬心如石焉積溜亦穿腸如

鐵焉百鍊亦耗局局焉若置身檻穽焉能不動也噫人有血氣以動乎内智勇以守乎外有其時得乎用誰不能立功名也若虎兕豈服於檻穽也得出焉萬里敢前也顧胸憶盤折久雖未脫夫窮塞湮厄其不甘聖時明世晦晦瞶瞶埋棄草萊不能與夫耀耀者争光明矣故有是說進於銓管之下將雪夫屯邅而求通亨惟閤下念之再拜

代髙長官上轉運書

運使郎中執事天久不雨則暴尫者曰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天至高明也至嚴畏也作其旱以咎殃於物百物草木皆焦枯五穀瘁欲死民無以為食尫者至愚而疾不成人者也面鄉天天猶哀之而雨天之於人物其至矣今有腐糧脫粟不能充朝夕日暴其愛子稚女十餘口於窮餓閒則為一發聲大叫於當塗者雖其人至賤且甚懦弱不肖人也其窮若是當塗者獨不哀之乎某世農家曾高以降力田為生遭時右文輒去從

學因以明經中御前第釋褐服職崎嶇州縣將三十年
矣知不適用僅効一官孤拙自持粗懷廉節故亦無大
過前年罷徐州錄事參軍上課赴調待補銓衡端居食
貧凡一周歲去年九月到雷澤席未煖當徙令徙之邑
俟八月始許往鄉里在趙州方屬凶饑歸無所依寓於
雷澤旅貧何託稚騃十數口朝夕嗷嗷相對以泣與夫
窮而無告者類也執事方操大柄任處大權職京東十
九州之内可死生之可休戚之莊子曰涸轍之魚斗升

之水可活其雖老朽無所用至於專一局分一職亦庶幾可無敗廢矣唯執事使之得上農夫之禄活此十數口如已墜千萬丈不測之深淵執事與之千萬丈縻綆便得緣而出也何以報德

上徐州扈諫議

知府諫議閤下夫父道也者君道也者乾道也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擬焉蓋君也者天下之達貴也父也者天下之達親也貴故天下慕之

親故天下愛之一國之内足慕者君也一家之内足愛者親也是以人臣以近君為榮人子以事親為樂夫一日三接便蕃寵錫孰榮如之朝夕左右承順顔色孰樂如之然内外之事不可一也出入之任不可擇也入以奉謀猷出以守疆場臣之義也内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子之道也内者蓋不以守疆場為憚而忠臣憂君之志以為苦也外者蓋不以服勤勞為辭而孝子念親之心以為傷也大人七十有一歲矣而以五代未葬卜後

年辛巳吉凡衣衾棺槨之具待禄而後辦未能遂歸林泉以取休佚猶獨僶俛於官職之事且大人既老矣介則當晨昏定省日親上食謹視寒煖之節而乃遠違几杖虧一日三至寢門之禮人子之義得無虧乎誠罪人矣誠罪人矣然前所謂内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蓋亦不得而憚也介家四十口曾高以來耕田為業田薄牛弱常居貧窶歲盡天之時窮地之利竭人之力頼大人與介兩人禄四十口僅得飽食今介禄缺大人獨食不

足乃泣别庭闈老來四逺學老圃老農之事勤稼樹桑庶幾四十口衣夫帛食夫粟而免寒餒之憂矣事不兩遂不得朝夕左右承順顔色噫前年去蜀五千里今又在此其孝子念親之心亦可憫矣恭惟閣下輟七人之近列開千里之大邦惟此徐方蒙受其福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閤下之福施之必有先後之次以大人所稱為老者矣則受閣下之福宜在先矣用是將有以釋孝子念親之心一二瞻望門戟不勝歡忭欣躍之至介

頓首再拜

與奉符知縣書

子游為武城宰孔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至哉子羽之慎賢哉子游之容由今言之為慎易為容難慎以遠嫌容以避謗嫌遠謗不至安身之道也是為易夫犁是國之田食是國之穀為是國之民征發教命皆出是國是國之君則不覿不謁在禮近於傲與慢容之為難介為奉

符民前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車逾月先就見介於徂徠草廬中介懼得傲與慢之罪不敢蹈子羽之節因一謝馬大夫於縣焉曰吾治君邑吾聞君賢且與君為天聖八年同門生民之病政之疵君以告予病予疵君勿諱是君若以病與疵遺我也自茲屢招介過縣介遂不能守子羽之節豈不知足及公門而嫌與忌輒隨之凡四五招勉强一往焉且以謂政雖出大夫而及於吾民病雖在於民苟有養民之心者皆病政之疵民之病不敢不

告雖然未及於私焉有山陽道德之老孫明復先生世不我用退居華茅闔扉著書不接人事馬大夫事之尊之以執弟子禮求得其道焉天平鎮進士姜潛倜儻有奇節馬大夫重之時引在坐講論古今治亂得失及馬大夫陷於籠網苛致其罪怒馬者以為介三人嘗與馬公事具以惡名加焉噫不能行子羽之節時以足踐公門宜乎以為嫌也宜乎被惡名也詩曰心苟無瑕胡恤乎人言雖然不可不慎也執事臨縣介因欲遂蹈子羽之

節不為懼得傲與慢之罪且詩人桑梓之敬不可忘也一拜執事於縣之庭得禮而退然後願守子羽之節終焉惟執事容之

上穎州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才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恭者舒

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徳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如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絶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吉之先見者也易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

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人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内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協於中邪咈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得能乎故凶悔吝常隨之冬至集闕下有人容道閣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敺

介歸之於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閤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閤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閤下仁育陶鈞為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閤下之門為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與張安石書

歳庚辰十一月五日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吏奉符民如赤子之失慈父母自十一月五日至二月十九日凡

百有六日延頸引首南望大夫之來若在大暑思滌清風若坐赤炭思濯寒波二十一日大夫被免民以千數環立大哭若以久餒方食而奪其餔大寒始衣而刼其纊哭已感曰吾大夫奉身儉行已廉守法平操心公養民舒閑約吏急速自大夫來吾曹安於閭里晏眠飽食老息壯作不奪吾種殖之時不害吾生養之道經歲行巷雞不驚犬不吠盜賊不入吏胥不至州縣之政賦稅為患鄰縣督責煩數敲扑之聲相聞里胥纍纍道路

流血滿令廳階猶剋期不已吾大夫但斂手坐席上
時召老叟至其前與之相約所謂里胥者皆放於田畝
嚴禁戒不得與民相見不遣一吏走不施一杖笞常先
期賦登數治吾邑者育吾曹可謂勤且至矣可謂義且
惠矣吾曹在下覸吾大夫無絲髮辜天子治民無分寸
過失枉道欺心而無罪免去兹非吾大夫之不幸也吾曹
之不幸也於是相與環立又哭且慟既而又聞大夫無
資不能行盡貨易其帷襜之屬乃能行雖能行聞其寓

魯之西任城無環堵之室無一畝之田生計空空也夫人若女若兒若姨監皂隸十數口衣不續而炊不繼朝訴饑而暮啼寒吾大夫至此吾曹德大夫甚深忍坐視之乃羣走隊趨就徂徠下繞石介泣告之曰吾嘗聞昔田橫能養士當橫之難五百人死之今大夫之憂幸未至横吾曹亦未當從五百人者以死然吾大夫朝夕有饑寒之慮吾曹編民無智力為營其衣食君在吾鄉號為有智力者君宜念吾曹區區之心圖救吾大夫之窮

介聞之大羞媿且惻然悼之悼者悼馬大夫之窘媿者媿此民之義雖悼且媿而方連遭大憂在困躓憔悴中旦暮自虞就死何得錙銖勢力解馬大夫憂慰此民之勤勤然大夫之憂深矣此民之勤勤至矣皆義不可已安石讀周孔之書知周孔之道富仁義之文有仁義之心豈不有意乎介白

徂徠集卷十七

徂徠集卷十八

宋 石介 撰

序

三朝聖政錄序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我太祖太宗真宗憂勤養理之功歟唐自天寶迄於天祐百五十年間禄山朱泚黄巢秦宗權相接為寇中原擾亂生民荼苦篡唐者非有拯溺撥亂之心殘暴愈甚連綿五代干

戈日尋戎馬生郊戰血流野繼唐訖周天下塗炭實二百年我太祖武皇帝受禪之五月誅李筠於潞州十一月殺李重進於揚州四年取荆渚下湖南六年平蜀又六年收廣州又四年定江南太宗文皇帝承天位紹先烈南致淮海北降并汾蠻夷戎狄震慴請貢海內自此始一矣則太平之業二祖基之真宗章聖皇帝於是承二祖之基以格於久大隆二祖之業以臻乎富有禮樂文物煥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太和太祖作之太

宗述之真宗繼之太平之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神聖真宗之文明授受永永以興太平可謂跨唐而逾漢駕商周而登虞夏者也臣生三十四年目不識干戈之事耳不聞金革之聲唯是草茅之下閭里之中聽田父農叟歌詠三聖之德盈溢乎耳及登仕路以來時接搢紳大夫語其說三聖之政益詳然三聖之德三朝之政國史載之備矣但臣以為三聖致太平之要道或慮國史紀之至繁書之不精聖人一日萬幾不能徧覽唐

史臣吳兢甞為貞觀政要臣竊效之作三朝聖政録且人之言聖人者必曰堯舜人之稱治世者必曰夏商周臣觀太祖武皇帝之神武太宗文皇帝之睿聖真宗章聖皇帝之仁孝豈復讓於堯舜乎觀建隆開寶之平定興國雍熙之樂康至道咸平之醇醲豈復羨於夏商周乎恭惟景懿欽文聰武聖神仁明孝德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真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寶興國雍熙之道咸平之政以阜萬民以繼太平以丕於三聖之光以樹乎

萬民之基伏惟陛下聰明聖神皆自天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雖不師於古不法於今固已高視軒農逺超羲昊茍更斟酌祖宗垂憲効而行之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伏惟聖主留意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

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盛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遻覧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甚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歴觀前世鮮不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弒逆昭宗為李述之囚辱臣渺尋歴代

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於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於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

周襃姒戚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貞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倒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任柄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於子傳於孫可至千萬

世豈一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述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廢官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頹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亦可見大道於

文字習為故常但作者才致鄙迫不能深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惟旻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為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旻卿之詩又特震奇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動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千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横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閾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與旻卿資宇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為不可

計其遺亡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為二册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為我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施之於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為古文問文之旨於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典以正矣然則文

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機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為中動而為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揚文中子吏部勉而為中制而為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為極與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為楊墨為老莊為申韓為鬼佛識雜之為害也如此輔之為學為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嚴乎不可譁也直乎不可屈也一志於聖人則妖惑邪亂之

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為難守之為難守之不為難行之為難行之不為難久之為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為難篤之為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且往仕於益州因以為離别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東走三百里别明復先生

曁於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躭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乗馬為明復之贈為予書先君之銘於石以為别擇之以文章登科甲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宗大臣為人資材已髙又自能知堯舜周公孔子之道顧明復與予饑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於擇之而甘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邪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藴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

心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之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照明於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為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義不可嘿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郊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為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歆髙爵不作符命甘投於閣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烟歸來京兆不肯嬋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昏咄咄宗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節豈為不完弗能有終至今

痕瘢擇之與予相知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遺寵禄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禄為憂而以鼎鑊鈇鉞為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之者也非畏罪而強之者也予所以云姑為報之

資爾康定二年七月十五日序

送張勣李常序

孔子之大道為異端侵害不容於世實三千年諸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揣度乃奮獨力宣斥其人而攻之我寡彼衆反攻予者日以千數一日之內虎動吻而狠磨牙賴聖君天覆地容得免於禍濮人張禹功李導道者其居與予不相

遠耳目接於予固熟則其宜知予之所為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予揚子雲稱軻之勇若禹功導道者其勇者與太史正崔杼之罪殺之其弟又書杼又殺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史初正杼之罪知為史當然猶未知必得誅於杼若南史聞巳殺二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真不畏死者矣予攻害孔子者予知為孔子當然亦未知必得罪於害孔子之徒若禹功導道巳見予之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真勇者

矣予今年三十七而髮白半然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遵道少十五歲其文如進六軍而作鼓者嚴猛齊厲張皇奮施可式可畏當與予周旋焉達也以孔氏之道窮也以孔氏之道達而萬物不通乎窮而垂之於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綽然有餘裕其有能動心乎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與遵道直道而行其明天下之治與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道也與世不甚迂其必達矣去舉進士予辭之以酒復贈之以

言以釋相離之懷辛巳夏五月二日石介序

送劉先之序

予友先之將適魏之館陶請於予曰館陶之政孰為大曰館陶魏邑也聖朝大儒柳仲塗實魏人自唐吏部下三百年得孔子之道而粹者惟仲塗居魏東郊著數萬言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末大用而死其道纔施其一二介聞柳氏之子孫尚有賢且肖者魏之人猶能記識仲塗之居亦或有能讀其書者仲塗之道則未聞有

人知之先之至館陶取仲塗書爲柳氏子孫及魏之人講釋指明其義使知仲塗之道仲塗之道孔子之道也夫人能知孔子之道施於天地間無有不宜以之治民以之事君以之化天下皆得其序先之能使柳氏子孫及魏之人知仲塗之道柳氏子孫旣能知之而肯緘藏於其家乎必能傳之人魏之人亦必能傳之鎮冀邢趙自鎮冀邢趙而傳之將河之北皆知仲塗之道矣由河之北而傳之仲塗之道將盈於天地之間矣館陶之政

此為大若夫行乎仁義使百里之内咨而嬉癃而肥瘡而良匱而昌茲縣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豈待予告

呂虞部士龍字序

虞部員外郎東平呂君嘗訪字於介因名士龍易曰雲從龍言龍吟則雲出龍乃乘之游於六合作為膏澤潤液萬彚濟物之德也大矣請字曰兼濟兼濟之義又不徒然也卷收其雲畜容不雨不得兼矣大旱而為霖雨

不崇朝而徧天下兼濟之義於是乎在先朝為侍讀學士烈烈有名稱者君之先君也君不忝爾祖能濟其美今年四十三作虞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借三品服知邛州邛州要藩矣襟帶巴蜀作固王家有社有民地方千里君能簡削苛政懷以仁惠舒我王澤浸其幽遐是亦兼濟於一方也異日得大位行其志兼濟天下可矣字曰兼濟豈無意哉名以定體字以表德苟不克稱則貽名之羞公其戒之苟保祿位以利其妻子苟殖貨財以

肥而家厚而身不思忠吾君利吾民則獨善之行也雖在千萬里外必走就君操吾矛持吾戈以擊君奪此字矣月日序

徂徠集卷十八

徂徠集卷十九

宋　石介　撰

記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艷眞宗訓之曰辭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於流宕乃下詔曰國家道涖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於人倫闡六經於教本冀斯

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乃為學之道夫博聞強識豈可讀非聖之書修辭立誠安可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為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别集衆製刻鏤已多倘許攻乎異端則是誤於後學式資誨誘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於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文集可少垂範欲雕印者委

本路轉運使選部内文士詳其可否即具本以聞又天章閣待制劉公随常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漢公集中有送楊序説其言十一月自建州名試授秘書省正字詔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聞天下道路拭目或勸以歌功上美更祈清貫者則掉臂不顧或以其早成夙悟比前代王勃輩者則愀然曰吾將勉力庶幾子雲退之長驅古今豈止於詞人才子乎又崔椽初覽其斷文數十篇大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

持正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本朝文人稱孫丁而皆推尊之則楊為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諳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事勝獨驅海内謂古文之雄有仲塗黄州漢公謂之輩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為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為新制楊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莫不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執政馮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之又黄州漢公皆已死他人柔弱無以摧楊雄鋭惟胡大

監繼周在且以罪廢屏居廬江乃相與延譽徐言於上乞名知制誥以拉楊之虎牙繼周既至真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復用卿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禮多廢即拜謝於殿上真宗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倨坐廳上睥睨言曰適來見上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它制誥矜傲輕忽旁如無人真宗以繼周素無行尚疑之潛令小黄門一人隨其後覵之

黄門盡以告明旦真宗見文懿具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語亦似詖傾文懿以繼周自為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楊遂肆然無復回避矣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真宗皇帝真英主矣閲劉待制之説知文懿真賢相矣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為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於古非英主與為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賢相與介竊懼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泯落因私記之

宋城縣夫子廟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修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也一政不行則缺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彌亘億千萬世而不傾横維四方上下而不絶莫亂於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司馬譎詐宋齊凶愚虐神猾夏曰聰曰勒倡誕邪教曰明曰釋于唐接踵五季昏君暴德莫不滅裂衣冠隳棄法則焚

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毁良由根柢堅而枝榦茂也淵源濬而流派逺也三才五常為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為枝榦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為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揚韓為流派不亦逺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焉山嶽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不可易之道也

故無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達於郡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於令之廳事噫其為褻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為尊不敢黷慢於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雘麗焉穹穹䆗䆗陽耽耽闔陰夫子被王袞冕執珪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

冀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夷法也毀淫祠革邪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

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傅說伊尹吕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

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子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則有萬章公

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二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畧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緼足以相繼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夫於七篇揚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

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為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簒奪諸侯之僭偪故作舜制辨註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宜辨傳嗣之有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為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

之為請以此說刋之石立於講堂之西辟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青州州學公田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且須公田三十頃以入於學公患田少不足又旁學作屋百二十間歲入於學錢三十一萬逮今十稔學益興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又作屋凡八十三間别為旁舍六十二間歲入於學通六十七

萬學之公用於是大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侈之請記於辟曰立其法萬物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可行也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制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為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楫耒耜之利棺槨之便臼杵之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焉相國法三代明王之制取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

學於青立本也集賢申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宴樂兌朋友講習之義推廣於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局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强人其要在酌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諷之其為功博矣仁義禮智忠信孝弟之道天地陰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為業廣矣廣博而難卒勤苦而後能成蚤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角

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饁勞有休息有養所以息焉游焉是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急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學之成經始甚亟乃擇才吏得節度推官蔡君亶用董其役作屋舍凡一百四十五間而但取材於縣官之餘借力於公家之隙不煩於府不擾於民和說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卒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託斯文既不得讓因記其歲月云

新濟記

天聖十年春知兖州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孫公開新濟成夏汶水暴漲盡壞其坊豬於西澤滿弗受腹背溢出横流湯湯為江為淮轉如天回哭如山來勢若吞鄆及壽張東阿人不溺於水如一縷絲一毫髮相維之矣東北注入新濟汶水勢削遂不克患明年京東蝗蟲大旱五穀皆不熟自濬水東至於海尤甚州養兵十數萬倉庫空虛公儲不逮百日或出秕稗糞壤腐爲天子養兵

食羸卒餓軍旦夕洶洶發怒色流怨言郡刺史以下焦然疚於懷不知其所為徒拱手俟罪而已兩轉運使以是失職罷去天子使轉運淮南倉轉輸於南方凡數千艘由淮達於鄆鄆入於新濟新濟而東東方遂濟噫春新濟成夏汶水漲新濟是賴汶水無害鄆人適安今年新濟成明年東方饑新濟是憑兵不匱食國不乏用民不饑死新濟之為功也如此則速成疾效章章著見於人者故畧舉之矣若夫北暨鄆之張澤南暨濟陽郡之鉅

野民良田百萬頃水宅焉三十年民不得一壠耕一穗收新濟成疏其水入新濟民得是良田播殖五穀以衣食之新濟之功此益為大中國之有四瀆猶人之有四支四瀆濟其一也濟水壅廢地一支矣今濟水復流地之一支復生也地有血脉也有肯胃也濟不壅絶為地道計也且濟水棄滯塞廢三十年三十年不為濟矣今濟水復為濟矣海不受濟之朝三十年海亡一濟三十年矣今濟水復朝於海海復得一濟矣地生一支濟復

為濟海復朝濟其功格於地矣及於濟矣及於海矣功又益為大也當濟源洄此功落成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可謂禦大菑矣捍大患矣則公宜受天百禄世世祀之傳子傳孫寖隆寖昌公盡忠三朝白首彌固勲望風迹終焉允臧在太宗朝講經壁水數助文治觀學王宫啟發孝德在真宗朝堂上疏陳十不可請停西祀又抗言乞焚天書斬朱能以道事君有犯無隱陛下續服日以孔子之六經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道說於上前以輔聖德歷事三世將逾四統年甫及致政三上章乞骸骨歸葬鄉里不得請又四上章乞解近侍守鄉郡天子重勞以官職之事許之既告老去猶以鄚人被水患三十年滱不為滱滱不朝海地縻一支在公家之利為不了卒能成功澤生民利萬世及國家被來世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謂之不朽若公之立德立功可稱於不朽矣宜刻諸石垂之無窮按滱水出於河南府王屋縣溢於東出於陶丘東

北㑹於汶入於海當黄河溢并濟為一河水一石其泥六斗泥淤為岸數百尺河水復濟遂失故道不復能流入於海乃停於鄆之西南為大澤作民患垂三十年公久思之又數議外廷衆口嘵嘵為不可至是復白於上請身自行安肅軍觀察留後陳公堯咨時治於鄆受成於公不敢異公議克同於公天聖十年正月以鄆州之須城中都平陰壽張陽穀東阿齊州之歷城長清合三萬人起鄆魚山盡下把四十里齊州接下把而下又五

十里疏濟故道通濟入海一月克成厥功督役則有鄆州通判比部員外郎張舜元齊州通判國子博士闕隰平陰知縣國子博士李錫歷城知縣太常丞董儲壽張知縣右侍禁王師顔鄆州駐治右班殿直張政中闕縣主簿劉允介自謀始及成功皆預焉故能備述其事景祐元年月日記

去二畫本記

留守工部彭城劉公隨常親來視學於東庠謂非聖人

書宜悉去之不可使學者讀之惑亂其心也公之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書猶不可觀之況非聖人畫乎且自伏羲至於神農神農至於黄帝黄帝至於堯舜堯舜至於禹湯禹湯至於文武文武至於周公周公至於孔子中國猶一人治也由一塗出也有老子生然後仁義廢而禮樂壞有佛氏出然後三綱棄而五常亂嗚呼老與佛賊聖人之道者也悖中國之治者也公所謂非聖人之書者也老與佛之書也老與佛之書猶不可使學者

見況使學者見老與佛之像乎書庫有舊存三教畫本索觀之則吾聖人與老氏釋氏等使學者趨老與佛亦將同吾聖人也讀其書猶懼惑亂其心使趨老與佛同於吾聖人豈知不易吾衣冠棄吾父子捨吾君親廢吾祭祀相與同歸於夷也三教畫本獨存吾聖人朝夕令學者拜事庶幾知吾師之尊吾教之一吾道之正所謂老與佛二者吾令悉去之後來者有謂吾不恭職失二畫本吾故書失以告

宣化軍新橋記

康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宣化軍使虞部員外郎張景雲作清河橋成河初不通故為之舟則人利舟也及其弊也舟反害人河不復通故為之橋救舟弊也善哉其達變也與聖人之於天下之道有作焉有因焉有變焉未有初也故作未有制也故因制失故變變者救其失也漢董仲舒曰道者萬世無弊非無弊也得捄之之道也毀舟為橋善變者乎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是之謂

矣河去軍北門數步其流不絶如縷深不濡軌廣不逾丈非如彭蠡洞庭之險而人病涉則甚於彭蠡洞庭實舟之為也舟有十五人十五人為十五家家率七口為百五口百五口之衣與食皆取於舟晨起十五家磨牙動吻伸頭奮距以摶以噬憧憧往來人罕完膚吁上下相容州縣無政孽苗遂盛姦府遂成凡此橋歷二年更六人成輒壞若三卒成於君如此其艱孽苗大而難拔也姦府固而難破也非君之誠與斷孰克哉初天章閣

待制知淄州軍州事郭公勸侍御史京東轉運使張公奎始謀毀舟建橋授謀於縣而郭以憂去張徙河東其後虞部郎中胥君穀繼來為州國子博士霍君某通判州事虞部員外郎韓君穀為縣雖述二公之志而橋再壞逮吾橋卒成當二公之志橋壞也人咸曰橋不可作也物有數事有廢興廢興存諸時成敗繫於天皆不在人君來代韓聞其說獨以為不然茍興廢成敗皆不在人則救懷襄之患者非禹也與定管蔡之亂者非周公

也與平諸呂之難者非勃也與去鱷魚之暴者非吏部也與作一橋不能圖久人無誠也乃推諸天患誠不至而不患功難就視事之日亟至河上且嘆曰州縣之政莫大於是者州之大者方千里縣之大者方百里政之善惡不出千里之内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孰不由此塗出也苟有利焉天下享之苟有害焉天下被之在周官則曰司險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在孟子則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春秋傳則曰啟

塞從時況二公謀於初三君作於後顧竭才卒成此橋且舟之為害也遠矣吾為利也豈謀近哉百世後從已不可苟作為百世計也其作之也梓材以新制度以侈夏六月已酉明日落成其夕橋又壞君曰天固助予非有姦橋何壞韓君再為橋橋再壞壞有故也吾一為橋橋一壞壞於姦也吾來討姦者終成吾橋然後信吾之志而奪姦人之心暴姦人之罪益勤不懈日出臨河上工之拙巧材之良惡斧斤之高下繩墨之曲直必親馬毋不良日入歸如此九

十有七日橋乃成凡五虹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大木也所以取大壯而圖不朽噫衣乎舟食乎舟者百餘人亦距森森牙齒齗齗相與横跂盤錯於其間崇姦深樹孽大非君智果姦府不破非君特達孽苗不拔始壞再壞三壞也衆口囂囂咸請罷由於克斷君聽不亂由於克誠此橋卒成嗚呼君之功茂焉十月初九日記

柘城縣巡檢廨署記

天下有事也天子日旰而食公卿側坐而謀大夫露宿

而行命士晝夜走以赴命況庶人乎天下無事也農閒於野工遊於府商嬉於市士大夫不醇駟不駕不兼味不食高冠寛衣恬愉舒緩為事況天子公卿乎帝宋有天下八十年矣艱難於太祖勤勞於太宗汲汲於真宗逸於陛下始於胼胝中於癯瘠今至於安樂泰舒内外官萬餘員無所事事食天子廪禄而已不矜車輿不飾第宅安為哉右侍禁韋君濤朝廷命擒察南京之宗城楚丘下邑寧陵柘城穀熟虞城盜賊治所在柘城舊是

廨宇卑圮風雨弗蔽韋君至則曰天子賜廪禄非獨奉臣身亦將以仰事父母俯庇妻子令居無厚墻完廬日暴濕其身體豈聖君推孝治待臣下之意邪況海富康游歲豐稔家給人足盜賊不作幸外無職事内置吾親於康寧不亦可乎舊署之囂塵湫隘者悉更之髙明爽塏於是燕寢有堂飲食有位廐庫井竈囷不有秩上以荷大君養育内以逸樂其親及於其妻兒韋君中無歉然不足者非我列聖相勤養理宇内無事韋君當如前

所述晝夜走赴職弗暇豈及於此乎予吏睢陽韋君以新署成乞文為記因感天下之人各得其所且嘉韋君之能厚於其親遂命筆直書之無罪略焉云爾時景祐四年六月二日記

鄆城縣新堤記

太祖太宗用武當是時武夫帶一刀負一矢取功名如山嶽書生吐一奇運一策闢土地數千里聖勲臣勞告天地宗廟外內文士得取為歌詩頌贊刻於金石播諸

莞絃荆潭臣僕甌閩内屬蜀師來降李煜渡江吳人慕化幷汾納社天覆地載之内一用宋正朔罔敢貳志真宗以文守陛下以孝治通五十六年生物豈遂積穀豐實海内恬嬉閒暇習於俎豆文儒緼藉尚以章句武夫書生莫得如向之取功名闢土地者學史者磨墨濡毫俟以歲月竟無有卓卓勲烈可稱紀載夏四月予臥睢陽公舍鄆城縣令劉君準遣使致書於予曰故鄆城為水濕敗予作新城於故城西南十五里遷其民而

居之兩踰月不止水如故城謀再遷之則重勞吾民且鉅野在天下為大澤之一周視邑内無高燥旁可居萬家之處雖再遷之水亦隨去與其勞民而再遷遷不遠水不若惜是民力擇久安之計民無頻遷水不為患斯亦可也於是環城築長堤千九百步高二十丈厚九尺足以捍城矣足以禦水矣堤成予復念曰今雖作堤堤久必壞歲須補之乃無壞若一歲一補堤薪芻取於民令茍不恤民吏因緣為姦蠧傷吾民是吾作堤非以為

利也反以為害也因即堤上下城裏外栽楊樹萬有三百裁曰他日堤之薪芻是供可以緩民之憂矣今堤既成且固栁皆青青榮活葉可蔽日太平為吏不從軍邊塞効萬死一生尺寸功求榮名書國史此為績雖細猶愈夫坐而視民溺死不救者焉已從梁山上轉圓石至縣門用匠磨琢成就光滑可書堅厚可存願得君文以記歲月噫予從事斯文久矣常如向所述不得卓卓勲烈可紀載劉君之功雖非卓卓者刋之於石亦無媿焉遂

記之景祐四年六月一日

祭堂記

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庶人祭於寢唐制三品已上乃許立廟天寶十四年四品清官亦許立廟介今官為節度掌書記在國家官器令從七品說者謂適士上士也官師中下士也庶人則府史之屬也介為庶人則嘗命於天子又未至於適士其官師乎在周制得立廟一唐制則未得立廟今祭於寢則介

之烈考嘗為東宮五官且鬼神之道尚嚴於寢實為黷神將立廟則介品賤未應於式貴賤之位不可犯求其中而自為之制乃於宅東北隅作堂三楹以烈考及馬夫人劉夫人楊夫人後劉夫人居焉薦新及於烈考四夫人而已時祭則請皇考皇考妣王考妣咸坐緣古禮而出新意也推神而本人情也慶歷元年辛巳十一月十七日建

拜掃堂記

石氏旣用康定二年辛巳八月八日舉夫王父下爲三十三墳葬於祖墳塋後立祭堂於宅東北位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也石氏從周得姓逮於今二千餘年自滄從居至於今百五十餘年矣祀遠惟介之烈考能談其譜討源及流實爲祥盡小子識之烈考終不有識大懼墜落又爲石高五尺廣二尺三寸厚一尺列辭二千三百六十八字表於墓前又思夫千萬世風雨燥濕石久必泐字久必缺不可無斂覆且歲時必上冢出必告於墓

及拜於墓則皆有祭不可以無次設乃直塋前十四步為堂三楹一以覆石一以陳祭因謂之拜掃堂云慶歷二年壬午三月五日記

徂徠集卷十九

徂徠集卷二十

宋 石介 撰

啟 表 移 祝文

謝益州張密學啟

右介啟介自八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兩到府城共住九日五次伏謁旌下一賜食華亭寺每請見皆特優禮待九日費公膳十一及來赴官守而復遠借舟楫盛送饔餼精米嘉麵醇酒肥肉牽皆豐餘盡室九口在舟四夕日以饜飽猶

不盡三之一噫食雖禮之末禮非飲食不將記曰禮始諸飲
食易曰物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又曰頤
養正則吉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然則飲食豈其
細與故腊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置而申公去古人豈專
於飲食哉所以為禮也恭惟知府寮學望高中外德服西南
出以奠定四方入將陶宰萬物上養君后必以道道者何忠
信之謂也不以道則徒資口腹之欲與飼衆人何異哉下養
士類必以禮禮者何仁義之謂也不以禮則徒取豢肥之意

與畜犬豕何異哉介所以拜賜以來為榮且喜非榮一巵酒之賜非喜一梜肉之味盖知府容學養不肖以禮也又府從事嘗以介小詩塵於几閣容學俯為屬和介雖不獲賜本而親奉玉音是何蕢桴土鼓之踈輒邀咸池大章之作此又介希遇之幸而非常之榮也以州縣賤小吏見國大臣以屬郡下執事見大尹自當畏汗恐懼趨走階下望塵而來拜塵而去何得禬如矩步以賓客禮進退從容賜坐欵容奉對聲什唱和飲食衎衎來

有勞去有送處具室廬行具舟楫若僚友者焉逥出素望皆逾常吏為榮且喜不亦宜哉窃學既以禮養士願服勞厥官夙夜勉勉使卒無曠敗以報萬一此則小人以力報上之效也其安敢以怠近瞻府城遥阻旌戟愚情無任戀恩荷德激切依歸之至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啟

介去年赴任嘉州未期月母氏訃至入蜀之計已置任蜀之計未就而出蜀之計又廹凶喪之家稚騃十餘口

寄於五千里外其未墜於淵谷者如以一寸髮維之矣學士賜之大德不惟振其將死之命又從而衣食之使有餘溫餘飽焉當日之凍者今燠而壯當日之匍匐而行者今躍而走當日之孩乳而生者今坐而食堂有親且康寧以逸以樂庭有子孫懽然熙熙石氏閨門之內晏晏如也學士之德也嗚呼夫施之為也有憫其人餓窮而為之者有取其人道德而為之者憫其人猶人見魚鱉卵胎犬彘鳥鼠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惻焉而憫之

為之也施之細也取其人道德而為之者非不忍其無故就死地惻焉而憫之為之也葢以其人之有智勇焉生之也可使之立功庸以其人之有學術焉生之也可使之輔君子以其人之有仁義焉生之也可使之養蒸民以其人之有忠信焉生之也可使之施教化斯以為施也施之大也施之細也君子不求其報施之大也君子將求其報不求其報者君子之私也將求其報者君子之公也私者私於一物也公者公於天下也魚鼈卵胎

犬彘烏鼠之得生焉不過魚鱉卵胎犬彘烏鼠之報故君子不求焉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得生焉必有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報故君子求焉不求焉所以私於物也求焉所以公於天下也立功庸施教化輔君子養蒸民斯非天下之公與學士之施於介非憫其餓窮而慈之也取其道德而為之也學士不求其報於介也是以魚鱉卵胎犬彘烏鼠待介也求報於介也介則將以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以報於學士也區區之心盡在此

矣蜀雖國家之疆土其風氣不得中國之正伏惟學士
履此嚴凝順頤養以持固大中之福不任瞻戀拳拳之
心

謝兖州李相公啟

介頓首百拜資政相公閣下孟冬漸寒伏惟台候萬福
介五月中過府中得獲恭覲伏蒙相公恩義如常介不
勝感銘之至恭以相公之德兖州之人衣食之矣衣食
之厚且足無如介者生景德之乙巳歲介生之年相公

為狀元由大臣丞通判於兖逮今三十五年相公凡四來兖其殖衣食於兖也富且饒矣自相公初殖之介則衣食之介今生三十五年衣食相公三十五年矣先介一年生者衣食多於介一年後介一年生者衣食少於介一年何况有先四十年五十年生者後三十年四十年生者是兖州之人衣食相公最厚兖州與天下衣食相公又厚葢相公來兖州四矣陶宰天下再矣故衣食之有厚薄焉旦暮相公正三台席推兖州衣食以及天下

天下衣食相公其亦如兖州之人矣夫衣食乎天下福德爵禄寧有窮時伏惟相公倍加慎重

謁兖州通判孟虞部啟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執事於介言乎爵則貴言乎齒則長言乎德則優斯三者皆宜拜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執事所治郡則介父母之邦此又一宜拜也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不問不敢對言敬父同執志如事父執事與介先君同年登科又一宜拜也介於執事宜拜之禮有五而執事聽政逾一時矣介收五代以禮改葬自經始至卒事二百一十日不敢一日怠忽故未及一候門墻今幸會車騎過於里中敢俯伏馬前叙孟子詩人禮家之説以修勤拜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右臣嘗讀漢書每遇災異則詔三公郡國各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故賈誼晁錯公孫弘董仲舒得以極其言所以漢書昌言垂四百年今國家方維新庶政更脩百度日昃不食急於太平而蝗旱相乘仍歲饑饉朝廷憂勞哀痛若内諸隍聖德日新天災未消躬求讜言庶聞其道臣竊見本州今秋得解進士建中能言天道人事之應能叙三才九疇之義能知太平之道能息災異之術臣且見其實輙敢薦明惟朝廷策焉伏以建中三十六歲專精畢力勞心苦學積二十

餘年性識通敏經術深明讀書不取其語辭直以根本乎聖人之道為文不尚其浮華直以宗樹乎聖人之教故能言天地人之際聖帝明王之道通古今之術識治亂之迹懷經綸之畧有超異之才其家至貧養父母以孝聞躬營甘旨不避寒暑安貧守節窮能益固未嘗以一介妄干於人持身廉操心平睦鄉里以仁交朋友以忠內守信義外脩操履不以利動不以妄進古之所謂經明行脩文學孝廉建中實有之昨秋賦時本州考試

得合格已解發姓名入禮部貢院去訖竊以禮部每春就試進士動有三二千人程式繁密條制謹嚴言苟小有所誤便當遺落又與衆人混試復且糊名竊恐偶有所遺則建中不得以名聞天子其人遂不見用於聖朝其道遂不得施於天下文明之代使賢者有不遇之歎千載之下朝廷有失賢之名伏乞聖慈更不送禮部試特詔令試策訪以王道之要次以當世之務容其直言毋諱有司必有以裨益國家者如其言可采伏望聖慈

特與收擢稍不如舉狀臣甘俟聖典干冒旒扆臣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

鄆州知州祈雨文

黄石之靈夫萬民恃五穀而生也百穀仰膏雨而長也故一日無穀則民困且饑逾月不雨則穀焦且死自去年正月風雨不順序天變乎上歲凶乎下黎民阻飢皇皇焉日望其新麥曰庶幾不死矣三月且不雨麥不出壠穀不出土日淒風亢陽旱既太甚其政不修邪其化

不流邪刺史不德而民無告邪陰陽逆而不順和氣塞而不來苟以政不脩化不流守吏不德而民無告天示譴則罪在守吏凡有禍有罰宜加守吏守吏且不敢怨不敢辭民何辜而天不雨以絶民之食神聽不明罰不當罪民不肯受而敢咨敢嗟神儼然南面有此土宇厥民歳供飲食祇事於神有辠當神罰民其奚辭乎無罪而罹禍民其肯受乎惟神其移於某身而使斯民活且神昔在炎漢曽以三略授子房建萬世基矣人民亟受其

福其功畧大矣其德畧逺矣而有土方千里之内並在

神之左右豈不能為作福休以庇覆膏沐之守吏既不

德不明不能養斯民神又其棄諸惟神仁於斯民

上南京夏尚書啓

惟留守尚書光奉制書來尹畿近伏惟慶慰伏以天子

之居則謂之京而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宋為南京其名

尊矣王者之興必有其地而堯自唐虞舜自嬀汭禹自有

夏湯自景亳周自岐山劉自漢中李自晉原國家自歸德

其世長矣洪惟太祖開國授於太宗太宗靈承傳之先
廟先廟克光付與皇帝相繼四聖垂乎百年德厚流長
本固葉茂重熙累盛以至於億萬世而寖隆寖昌莫不
由乎肇迹之有先始封之彌大壯是王氣建為大都保
釐東郊居守留鑰常命懿德國老遹臣若令丞相僕射
王公等數人迴翔畿甸莫不自此還入為柄輔中書堂
執政者五而三出為南京尹伏惟留守尚書始以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舉次以大禹益稷皋陶之謨出納誥

命次以伊尹伊陟甘盤巫咸之義弼諧機衡名書太常勳在王府今既承三公而來亦當躡三公而去自兹京邑地望益髙不獨為宗之榮觀可以使天下之聳動也介頃由學官登於幕府天與其幸會公之來喜忭交并精爽飛越官守有限不能奔走麾下與公推挽轡轂一日而至慰邦人徯望之心瞻望旌旄不勝踴躍之至

移府學諸生

賢重也食輕也君子推乎輕以篤乎重故賢隆焉學本

也養末也君子厚於本而薄於末故學至焉易曰大畜養賢也又曰頤貞吉則推乎輕以篤乎重之謂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則厚於本而薄於末之謂也聖人置禄以待百官禄充而後責之以事故事修而國家立矣然則養豈素出也君子養賢以居衆材養優而後責之以道故道至而教化行矣然則養豈空具也講習在堂朋友在序圖籍在府器服在廳歲有公田日有常秩内足以樂乎志而外足以進乎道夫志

者何謂也志乎所志也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志於忠信而忠信立志於孝悌而孝悌成志之謂也道於仁義而仁義隆道於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夫如是養果不空具也南京學立於故大諫戚公成於今留守夏公大諫為建學官學之有取無不給惟養士之具未稱留守從天子請田千畝以食於學養士之具又稱則諸生不可以負二公矣噫大諫至留守三十年矣而學乃成豈不以學大本也殖之不深不可以維萬世道重

器也舉之不以難不可以格後人殖之深舉之難諸生議之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日月不盛大星辰不衆多無以昭天之明山嶽不磅礴江海不横瀉無以彰地之載制度不恢廓宫室不壯麗無以示聖人之尊天明不昭衆庶何所仰也地載不厚萬物何所附也聖人不尊羣儒何所法也况藝祖始興之地先皇親狩之都鼎峙為京自四畿相附而先聖廟

齷齪僻陋不堪其憂何以壯遠人之望示四方之則哉留守尚書公下車日餘政未及施首嚴聖祠豪人承風偃化相率出錢二百萬取材於河陽咸得大木以新厥居輪焉奐焉京邑翼翼宗人開聾發瞽共知聖師之尊且大廟作凡三月而厥功有成以十二月二日吉請上梁焉公命酒食盛以落之兒郎偉拋梁東夫子之道岱嶽並崇拋梁西夫子之道大華與齊拋梁南夫子之道衡嶽相參拋梁北夫子之道常山比極拋梁上夫子之

道如天可仰拋梁下夫子之道如地不瀉伏願拋梁之後留守尚書公即入持國鈞正位台席行聖師之道以致君於堯舜之上下以躋民於仁壽之域萬斯年兮主聖臣直

南京知府祈晴文

夫天地明則有長牧以治之幽則有神明以官之惟牧也當大克惠養於斯民以流德澤惟神也當大克庇於斯民以作福貺惟牧與神共理者也陰陽以和百穀嘉

登皆牧與神之功風雨不時庶物疵癘皆牧與神之羞今天地失度陰極則流作此淫雨害於粢盛牧治明也惟是夙夜祇栗改行修政庶幾災禍自兹少弭神治幽也亦豈得安平者哉今民咨嗟咸歸咎於守吏固不敢怠惟神念之抑陰扶陽雨不作大沴弗賊天之時弗匱地之利弗絶民之食皆神之福守吏不能邀其功惟神念之

徂徠集卷二十

徂徠集附録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歐陽文忠公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

下之憂以為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忌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欲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

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名秩滿遷其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内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内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

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鋭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歴聖德詩以襃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

性說中國論曰去此二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鑑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為十字）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

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為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殁妻子凍一作寒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一無此字年其家始克葬

先生於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誘熖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其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湯湯與子之道兮逾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有亦云二字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讀徂徠集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嵯峨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藁偶自錄滄溟之一蠡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驚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音羅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麽往年遭母喪泣

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
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
猗那羔雁聘黃㠋㠋驚走鄰家施為可怪駭世俗安委
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聖不挂網者羅
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饑坐列雁鵝絃
誦聒鄰里唐虞賡詠歌常續最高第蹇游各名科豈止
學者師謂宜國之幡天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諏
諏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諠譁生為舉世

疾死也（一作者）魯人嗟作詩道曾在祠子以為歌

重讀徂徠集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一作昭昭一作昭晰）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聞于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一作子）沉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顏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石聯金可爍而銷石可碎非堅不若書（一作筆）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一作傳十以為

百傳百以為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一作於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時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一作輕死此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

輙長嘆我欲犯衆怒為子記此寃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兇女頑經嵗不見報有辭未能銓忽閙子遺文使我心已寛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